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七五九・史部・政書類

六典通考二百卷(卷六十一至卷一百十八)〔清〕閻鎮珩撰……………

2488/9

六典通考二

〔清〕閻鎮珩撰

據湖北省圖書館藏清光緒二十九年北嶽山房刻本影印原書版
框高二一二毫米寬三〇四毫米

六典通考卷六十一

湖西閭鎮珩輯

民政考

農政

古者以農命氏始於烈山曰炎帝斲木爲耜揉木爲耒
蹠窮髮跋芄野制晦清剛分龍斷而戒之耕命其臣赤
冀作爲鉏耨錢鎛以濟萬民其教曰民爲邦本食爲民
天農不正食不充士丁壯而不耕則受其飢又制爲之
數一穀不登損一穀穀之法十倍二穀不登損二穀穀
之法倍十徒夷疏滿之亡食者與之陳亡種者貸之新
農夫敬事力作上順天時下修地利故萬物成而百用

六典通考 卷六十一

足姦邪不生死制令而人從爰及金天勤於民事命春
扈耕稼夏扈耘耨秋扈收斂冬扈蓋藏又有棘扈氏曰
竊丹爲果鵡鳥行扈氏喈喈主晝行宵扈氏嘖嘖主夜
事桑扈竊脂趣民以養蠶老扈鵽鵽趣民以收麥不得
晏起左氏所謂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是也堯遭
洪水黎民阻飢帝命稷爲田官樹藝教稼土穀用修故
周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爾極貽我
來牟帝命率育其後公劉復修其業於豳經疆理度原
隰春夏爲圃秋冬治場黍稷重穰禾麻菽麥故其詩曰
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又曰三之
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田

駿者田大夫也周之王業始於后稷成於公劉其勤苦
 備至矣及後既有天下三農九穀領於大宰十千爲耦
 頌厥嗣王而周公作無逸之書告戒沖人兢兢然以不
 知稼穡艱難爲懼蓋其重農功而亟本務未嘗一日或
 忘也周衰列侯黷貨事戎戶安惰游人墜恆產於是背
 棄南畝者眾相率而趨末作之業秦漢以來積靡成俗
 至於今未已焉幸或時際小康君下勸農之詔臣獻貢
 粟之書雖云文具猶存古義及夫末季失道苛徵百出
 以困農氓野無石儲人有菜色其國空乏掃地亦立東
 手靡措所謂存空名於天下之上耳烏足貴哉烏足貴

六典通考 卷六十一

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壤亦土也
 物自生焉則言土土猶吐也以人所耕而樹藝焉則言壤壤和緩之貌藝猶蒔也
 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爲之種土化之法化之使美若汜勝之種黃白宜以種禾之屬凡糞種驛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
 鹹湯用犴勃壤用弧埴鹽用豕彊藥用蕢輕輿用犬凡所以
 皆謂煮取汁也赤緹澤色也渴澤故水處也渴輿也犴種也
 諸壤物解者埴埴結澁者強藥強堅者輕輿輕脆者驛謂地
 色赤而土剛強也鄧司農云用牛以牛骨汁漬其種也謂
 之糞種埴埴多結鼠也壤白色黃廩也元謂墳壤潤解
 土方氏以辨土宜土化之法而授任地者土宜謂九穀植穉
 輕重糞種所宜用也任地者載師之屬
 稻人掌稼下地以水澤之地種穀也
 以水滿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
 寫水以涉揚其芟作田詳見水利考作猶治也開遂舍水於
 列中因涉之揚去簡年所芟之草而

農乃登麥仲夏農乃登黍季夏毋發令而待以妨

神農之事也發令而待謂出繇役之令以預驚民也民驚則心動是害土神之氣是月也土潤

大旱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薙謂迫地

水潦蓄於其中則草死不復生而地美可稼也
職曰夏日至而雉之又曰丁以意月壽丁以美二
大

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順秋氣可以葬田順冬氣可以美土順春氣疆孟秋

八月宿直仲秋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畜菜多積聚乃勸種

麥毋或失時其有失時行罪無疑季秋乃命冢宰農事備收

舉五穀之要定其租稅之簿仲冬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

放佚者取之不訖命農畢積聚繫收牛馬季冬冰以入命

六典通考卷六十一
五

耒耜具田器耜者耒之金也廣五寸田器鎡鋌之屬孟子曰五畝之宅樹牆

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毋失

其時則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

可以無飢矣所謂匹匹善老者制其田里養之樹畜藥其

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樹謂耕桑畜
謂雜處也

何休曰聖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夫一婦受田百畝

以養父母妻子種穀不得種一穀以備災害田中不得有

檢以如王氣瑤廬舍相參荻薪柴王母簍阿母豕瓜果膏
 鍾馗拜女止蠶織老者得衣帛焉得食肉焉死者得葬焉

在王曰廬在邑一里八十戶八家共一巷中里爲校

室選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其有辨護伉健者爲里

正皆受倍田得乘馬父老比三老孝弟官屬里正比庶人

在官之吏民春夏出田秋冬入保城郭田作之時春父老

及里正巨開門坐塾上晏出後時耆不得出莫不持樵耆不得入五穀畢人民皆居宅里正足犢賣男女同巷相從

夜績至於夜中故女功一月得四十五日作從十月盡正月

月止

周頌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嗟嗟勅之也工官也

嗟嗟保介細莫之看亦又何求如何新舊三歲日畬箋

保介之御聞莫晚也周之季春於夏爲孟春
 六
 卷六十一
 典通考

為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康樂也命我眾人痔乃錢鎛奮

銍也銍具錢鏃鋪銍銍穫也箋云奄久觀多正義曰說文

錢銚古田器世本云垂作銚宋仲子注云銚刈也然則銚

物之器也說文云鋤田器也釋名云鋤鋤類也鋤近地也

也世本云垂作耒耜畧云鉤屬言之矣云云近日錄七畧云

六寸所以間稼也高誘注曰耨耘草也六寸所以入苗間

此云鑄鑄當是一器釋名云銓穫禾鐵也說文云銓穫禾鉏

也然則銓器可以穫禾故云銓穫也管子云一農之事必

上帝也月令孟春祈穀於上意喜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豐

百穀成也噶和也成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
十千爲耦大發其私則耳終三十里言各極其望也

朱子曰耕本二人爲耦今合一川之眾爲言故云萬人畢
出并力齊心如合一耦也此必鄉遂之官司稼之屬其職
召萬夫爲界者溝洫用貢法無公田故皆謂之私蘇氏曰
民曰爾我公田遂及我私而君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其
上下之間交相忠愛如此

國語單襄公假道於陳以聘於楚歸告定王曰陳侯不有大
咎國必亡周制有之曰民無縣耜野無輿草不奪民時不蔑
民功有優無賁有逸無罷國有班事班次也執事有次縣有序民今
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間功成而不收民罷於逸樂是棄

六典通考 卷六十一

七

先王之法制者也

秦孝公任商鞅廢井田制阡陌招來三晉之人任其所耕不
限多少孝公十二年之制數年之間國富兵強天下無敵

朱子曰風俗通云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又云河南以東西
爲阡南北爲陌二說不同今以遂人田畝夫家之數考之
則當以後說爲正蓋陌之爲言百也遂洫從而徑涂亦從
則遂間百畝洫間百夫而徑涂爲陌矣阡之爲言千也溝
洫橫而畛道亦橫則溝間千畝洫間千夫而畛道爲阡矣
阡陌之名由此而得至於萬夫有川而川上之路周於其
外與夫匠人井田之制遂溝洫澮亦皆四周而阡陌之名
疑亦因其橫從而得之也然遂廣二尺溝四尺洫八尺澮

六典通考 卷六十一

八

地利使民有田卽爲永業而不復歸授以絕煩擾欺隱之
姦使地皆爲田而田皆出稅以覆陰據自私之幸此其爲
計正與楊炎疾浮戶之弊而遂破租庸以爲兩稅蓋一時
之害雖除而千古聖賢傳授精微之意於此盡矣

漢文帝時民近戰國背本趨末賈誼說上曰一夫不耕或受
之飢今背本而趨末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
何得不蹙今趨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未
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蓄積足而人樂其所矣上感誼
言躬耕以勸百姓二年九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
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憂其然故今茲
親率羣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晁錯復說

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爲聞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眾不避湯禹加以亡兵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地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飢之於食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廉恥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父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農桑薄稅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

六典通考 卷六十一

九

有也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也服事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徭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白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賦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價而賣本值千金者得五百亡者起倍稱之息取一倍二倍也於是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帝從之十二年詔曰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於今而野不加辟歲一不登民有飢色吾詔書數

下歲勸民種樹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景帝後三年詔農天下之本開歲或不登意爲末者眾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武帝元狩三年遣謁者勸有水災郡種宿麥征和四年上耕於鉅定帝末年悔征伐之事遇封丞相爲富民侯下詔曰方今之務在於力農以趙過爲搜粟都尉過能爲代田用力少而得穀多昭帝時流民稍還田野益闢及宣帝在位蔡葵以好農使勸郡國至大官龔遂爲渤海太守見齊俗好末技不田作乃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籬五十本蔥一畦韭家二母雞五母雞使民賣劔買牛賣刀買犢郡中皆有蓄積吏民富實元帝建昭五年詔曰方春農桑興

六典通考 卷六十一

十

百姓戮力自盡之時也故是月勞農勸民無使後時今不良之吏覆案小罪徵召證案與不急之事以妨百姓使失一時之作亡終歲之功公卿其明察申救之成帝陽朔四年詔曰夫洪範八政以食爲首斯誠家給刑錯之本也先帝勸農薄其租稅寵其強力令與孝弟同科聞者民彌情怠鄉本者少將何以矯之方東作時其令二千石勉勸農桑出入阡陌勞來之平帝元始元年置大司農部丞十三人部一州勸農桑後漢永平三年詔有司勉順時氣勸督農桑去其螟蟻以及蝥賊十年詔曰方盛夏長養之時蕩滌宿惡以報農功百姓勉務桑柘以備災害吏敬厥職無令愆情是時禁民二業又以郡國牛疫通使區種增耕而吏下檢結多失其實百姓患

之劉般上言郡國以官禁二業至有田者不得漁捕今濱江湖郡率少蠶桑民資漁採以助口實且以冬春閑月不妨農事夫漁獵之利爲田除害有助穀食無關二業也又郡國以牛疫水旱墾田多減故詔勅區種增進頃畝以爲民也而吏舉度田欲令多前至於不種之田亦通爲租可申勅刺史二千石務令實覈其有增加皆使與奪田同罪帝悉從之建初元年詔曰比年牛多疾疫墾田減少穀價頗貴人以流亡方春東作宜及時務二千石勉勸農桑宏致勞來元和三年詔曰月令孟春善相邱陵土地所宜今肥田尚多未墾其悉以賦貧民給與糧種勿令游手所過縣邑聽半入今年田租以勸農夫之勞永初三年詔長吏案行在所令種宿麥蔬食務

六典通考 卷六十一

土

盡地力其食者給糧餉

魏黃初時顏斐爲京兆太守京兆自馬超之亂百姓不專農殖乃無車牛斐又課百姓令間月取車材轉相教匠其無牛者令養豬投貴賣以買牛一二年中編戶皆有車牛於田役省贍京兆遂以豐沃

晉武帝泰始五年勅戒郡國計吏諸郡國守相令長務盡地利禁游食商販其休假者令與父兄同其勤勞豪勢不得侵役寬弱私相置名司隸校尉石鑒上汲郡太守王宏勤恤百姓遵化有方督勸開荒五千餘頃遇年普飢而郡界獨無匱乏詔賜穀千斛布告天下八年司徒石苞奏州郡農桑未有殿最之制宜增掾屬令史有所循行帝之時天下無事賦

稅平均人咸安業樂事及永嘉喪亂雍州以東人多飢乏更相鬻賣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馬毛皆盡又大疾疫兼以飢饉白骨蔽野劉曜之逼朝廷議欲遷都倉垣人多相食飢疫總至百官流亡者十八九元帝爲晉王課督農功詔二千石長吏以入穀多少爲殿最其非宿衛要任皆宜赴農使軍各自佃作卽以爲廩太興元年詔曰徐揚二州土宜三麥可督令糴地投秋下種至夏而熟繼新故之交所益甚大昔漢遣輕車使者范勝之督三輔種麥而關中歲穰勿令後晚其後頻年種麥雖有旱蝗爲益猶多

宋元嘉二十年詔曰一夫輟耕飢者必及倉廩既實禮節以與自頃在所貧耗家無宿積陰陽暫偏則人懷愁墊年或不

六典通考 卷六十一

土

稔而病乏比室誠由政德未孚以臻斯弊抑亦耕桑未廣地利多遺宰守微化導之方氓庶忘勤分之義雖制令亟下終莫懲勸而坐望滋殖庸可致乎有司其頒宣舊條務盡敦課游食之徒咸令附業考覈勤惰行其誅賞觀察能殿嚴加黜陟宋高祖命藏耕具以示子孫文帝見之有慚色近侍進曰大舜躬耕歷山伯禹親事水土陛下不觀遺物安知先帝之至德歟

自晉渡江歷宋齊梁陳人競商販不爲田業故使均輸欲爲

懲勸

後魏眞君四年詔曰朕承天子民憂理萬國欲令百姓家給人足興於禮義而牧守令宰不能助朕宣揚恩德勤恤民隱至乃侵奪其產加以殘虐非所以爲治也今復民貲賦三年

太和元年詔曰今牧民者與朕共天下宜簡以徭役先之勸
獎相其水陸務盡地利使農夫外布桑婦內勤若輕有徵發
致奪民時以侵擅論民有不從長教情於農桑者加以罪刑
十六年詔曰務農重穀王政所先勸率田畝君人常事今四
氣休序時澤滂潤宜用天分地悉力東啟然京師之民遊食
者眾不加督勸或芸耨失時可遣明使檢察勤惰以聞二十
年詔曰農爲政首稷實民先澍雨豐洽所宜敦勵其令畿內
嚴加督課墜業者申以楚撻力田者具以名聞景明三年詔
京邑初基耕桑暫缺遺規往旨宜必祇修今春郊無遠拂羽

六典通考 卷六十一

三

有展便可表營于畝開設宮壇兼未援筐躬勸億兆

北齊河清三年詔每歲春月各依鄉土早晚課人農桑自春
及秋男子十五以上皆營蠶桑孟春布田畝蠶桑之月婦女
十五以上皆營蠶桑孟冬刺史聽審教之優劣定殿最之科
品人有入力無牛或有牛無人力者須令相便皆得納種使
地無遺利人無遊手

後周載師掌任土之法辨夫家田里之數會六畜車乘之稽
審賦役斂弛之節制畿疆修廣之域頒施會之要審牧產之
政

唐貞觀二年京師旱蝗太宗入苑視禾見蝗擗數枚而咒曰
人以穀爲命而汝食之是害於百姓百姓有過存子一人爾

不可太宗曰所冀移災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自是蝗不復
爲災五年皇太子將行冠禮宜用二月爲吉太宗曰今東作
方興恐妨農事令改用十月十六年天下粟價斗直五錢其
尤賤處斗直三錢帝謂侍臣曰國以民爲本人以食爲命若
禾黍不登則兆庶非國家所有朕爲億兆人父母唯欲躬務
儉約必不輒爲奢侈開元二十二年制曰嗣歲初吉農事將
起禮先本於耕籍義緣奉夫桑盛是所嚴祇敢不敬事故躬
載耒耜親率公卿以先萬姓遂藉千畝謂敦本之爲耳何布
澤之更深宜有順於發生俾無偏於行惠可大赦天下乾元
三年詔曰古之帝王莫不務農敦本保儉爲先屬東耕啟候

六典通考 卷六十一

古

爰事典章況紺轅輶固前王有制崇奢尙靡諒爲政所庇
其所造彫飾者宜停仍令有司依農用常式卽別改造庶萬
方黎庶知朕意焉昭宗時河南尹張全義爲政寬簡出見田
疇美者下馬與僚佐共觀之召田主勞以酒食有蠶麥善收
者或親至其家呼出老幼賜以茶綵衣物民間言張公不喜
聲伎獨見佳麥良繭則笑耳有田荒穢者則集眾杖之或訢
以乏人牛則召鄰里責之曰彼誠乏人牛何不助之由是鄰
里有無相助比戶有積蓄在洛四十年遂成富庶

後唐明宗問馮道曰今歲雖豐百姓贍足否對曰穀貴饑農
穀賤傷農因述聶夷中田家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
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其言近而易曉明宗顧左右錄其

詩嘗以自誦周世宗嘗命工刻木爲耕夫織婦蠶女之狀置於禁中

宋太平興國中兩京諸路許民共推練土地之宜明樹藝之法者一人縣補爲農師令相視田畝肥瘠及五種所宜某家有種某戶有丁男某人有耕牛卽同鄉三老里胥召集餘夫分畫曠土勸令種蒔歲熟共取其利爲農師者蠲稅免役民有飲博怠於農務者農師謹察之白州縣論罪以警游惰所墾田定爲永業官不取租其後以煩擾罷之初太宗嘗令取畿內禾苗觀之因出示近臣是歲畿內菽粟苗皆長數尺時言者謂江北雜植諸穀江南專種秈稻宜參植以防旱於是詔江南兩浙荆湖嶺南福建諸州長吏勸民益種諸穀民之粟麥黍豆種者於淮北州郡給之江北諸州亦令就水

六典通考 卷六十一

五

廣種秈稻景德二年詔三司使丁謂撰景德農田勅五卷謂等又取唐開元中宇文融請置勸農判田檢戶口田土僞濫且慮別置官煩擾乃請少卿監爲刺史閤門史以上知州者並兼管內勸農事及通判並兼勸農事諸路轉運使副兼本路勸農使詔可大中祥符六年免諸路農器之稅呂夷簡初知濱州代本也遂詔天下農器皆勿算明年詔民賣耕牛勿算令羣牧司選醫牛古方頒之天下真宗勤政值農每雨雪不時發習田事多委曲訪之初田家審陰晴豐凶皆有禮部尚書索狀候老農之相傳者率有驗焉多采其說爲對天禧四年詔諸路提點刑獄朝臣爲勸農使使臣爲副使所至勸恤農民以時耕墾招集逃散檢括陷稅凡農田事悉領焉鑄印給之凡奏舉親民官悉令條析勸農之績以爲殿最仁宗敦本務

六典通考 卷六十一

六

農觀稼於郊歲一再出又躬耕籍田先天下寶元初詔諸州旬上雨雪慶厯三年詔民犯法可矜者以穀麥贖罪謂民種穀帛免刑罰則農桑自勸然卒不果行參知政事范仲淹言古者三公兼六卿之職唐命相判尚書六曹或兼諸道鹽鐵轉運使請擇職事之要者以輔臣兼領於是賈昌朝領農田會仲淹罷遂止皇祐中作寶岐殿歲召輔臣觀刈穀麥治平四年詔曰歲比不登今春時雨農民蠶桑穀麥畝作勤勞一歲之功併在此時其委安撫轉運司勅戒州縣吏省事息民毋奪其時熙寧時中書議勸民栽桑帝曰農桑衣食之本民不敢自力者以州縣約以爲賞升其戶等耳宜申條禁司農寺請立法先行之間封民種桑柘毋得增賦安肅廣信順安軍保州令民植桑榆或所宜木因可限闕戎馬官計其活茂多寡得差減在戶租數活不及數者責之補種哲宗卽位詔臣民以封事言民間疾苦司馬光抗疏曰四民惟農最苦寒耕熱耘雪體塗足戴日而作戴星而息蠶婦治繭績麻紡緯纒纒而積之寸寸而成之其勤極矣而又水旱霜雹蝗蟻間爲之灾幸而收成公私之債交爭互奪穀未離場帛未下機已非已有食糠粃而不足衣綈褐而不完直以世服田畝舍此無可生之路耳而聚斂之臣巧取以邀功賞青苗則疆散重斂給陳納新免役則刻剝窮民收養浮食保甲則勞於非業之作保馬則困於無益之費可不念哉初神宗勸民栽桑不趨則令做屋粟里布之罰然長吏不能究宣德意民以

為病至是罷之宣和二年臣僚言監司守令官帶勸農莫副
上意欲立四證驗之按田萊荒治之迹較戶產登降之籍驗
米穀貴賤之價考租穀盈虧之數命中書審定取旨高宗嘗
謂輔臣曰朕聞祖宗時禁中有打麥殿今朕於後圃令人引
水灌畦種稻不唯務農重穀亦欲知稼穡之艱難紹興二十
年詔兩淮沃壤宜穀置力田科募民就耕隆興六年詔均役
法嚴限田抑游手務農桑辛棄疾言於帝曰人生在勤當以
力田為先北方之人養生之具不
未於人是以無甚富甚貧之家南方多未
作以病農而兼井之患與貧富斯不侔矣淳熙六年提舉浙
西常平茶鹽顏師魯奏曰今鄉民於己田連接開曠礪确之
地墾成田園用力甚勤或以未陳起稅為人訟即以盜耕罪
之何以勸力田哉止宜實田起稅詔可臣僚奏諸路帥漕督

六典通考 卷六十一

七

守令勸諭種麥歲上所增頃畝然土有宜否湖南一路唯衡
永等數郡宜麥餘皆文具望止諭民以時播種免其歲上增
種之數

遼初皇祖伊德實原作句為大德時遼烈府額爾奇木夷離
董喜稼穡善畜牧相地利以教民耕仲父蘇時遼烈為裕悅
原作悅飭國人樹桑麻習組織太祖弭兵輕賦專意於農嘗以
戶口滋繁紉轄疏遠分北達靈額原作大為二部程以樹藝
諸部效之太宗以烏爾古島古之地水草豐美命鄂勒歡
原作昆錫林石烈居之益以哈里海勒水之善地為農田會同三
年詔有司勸農桑教紡績八年詔徵諸道兵仍戒有傷禾稼
者以軍法論應麻間雲州進嘉禾時謂重農所召乾亨五年

詔曰五稼不登開帑藏而代民稅蠲蝗為災罷徭役以恤飢
貧帝嘗過葉城見伊實原作威與部原作下婦人迪輦等黍過
熟未穫遣人助刈太師韓德讓言兵後遺民棄業禾稼棲畝
募人穫之以半給穫者政事令室昉亦言山西諸州給軍興
民力凋敝田穀多蹢於邊兵請復今年租與宗即位遣使閱
諸道禾稼詔曰朕於早歲習知稼穡力辦者廣務耕耘罕聞
輸納家食者全虧種植多至流亡宜通檢括普為均平道宗
初年西北雨穀三十里春州斗粟六錢
金天會九年分遣諸路勸農使者大定十三年勅有司每歲
遣官勸猛安謀克農事恐煩擾自今止令各管職官勸督弛
慢者舉劾以聞十九年詔牧畜犯民桑者許所屬縣官立加

六典通考 卷六十一

八

懲斷上以山東等路猛安謀克戶不親稼穡不令家人農作
盡佃漢人取租乃委官閱實戶數計口授地仍禁農時飲酒
上曰猛安謀克人惟酒是務以田租人而預借二三年租稞
或種而不耘聽其荒蕪自今令閱實各戶人力可耨幾頃畝
必使自耕耘之其力果不及者方許租賃如情農飲酒勸農
謀克及本管猛安謀克并都管各以等第科罪收穫數多者
遷賞二十二年以附都猛安戶不自租悉租與民有一家二
百口墾無苗者上曰勸農官何勸農為也令治罪又從大興
少尹王脩奏不種者杖六十謀克四十受租者百姓無罪承
安二年遣官往西京并沿邊勸舉軍民耕種又差官往臨潢
等路規畫農事舊令軍人所授地不得租賃違者苗付地主

宣宗時言者請遣官勸農秋成考績以加賞宰相言民恃農以生初不待勸但寬其力勿奪其時而已遣官不過督州縣計頃畝歲期會是乃妨農何名為勸上是其言司農卿李蹊言按齊民要術麥晚種則粒小而不實故必八月種之今南路當輪秋稅百四十餘萬石草四百五十餘萬束皆以八月為終限若輪遠倉及泥淖往返不下二十日使民不暇趨時是妨來歲之事也乞寬徵斂之限使先盡力如三麥朝廷不從

元中統元年命各路宣撫司擇通曉農事者充隨處勸農官二年立勸農司以陳達崔斌等八人為使至元七年立司農司以左承張文謙為鄉司分布勸農官及知水利者巡行郡

大典通考 卷六十一

尤

邑察舉勤惰所在牧民長官提點農事歲終第其成否轉申司農司及戶部秩滿注于解由戶部以為殿最又命提刑按察司體察又頒農桑之制每村五十家立一社高年曉農者為長百家別設長一人不及五十家者與別村合社地遠不能合者聽自立社專掌教督農民立碑櫟於田側書某社某人社長以時點視勸戒不率教者籍其姓名授提點官行罰仍大書所犯於門候改過除之不改則罰充本社夫役社中

飢近水之家許鑿池養魚收鵝鴨蒔蓮藕菱芡蒲葦以助衣食荒閒之地悉以付民康濟錄農桑令以此為第一詳而到宜者別樹之民有不足官備而切人有怠惰者眾勸之士有不給之極教成輔相之道也九年命勸農官舉察勤惰高唐州官以勤升秩河南陝縣尹王仔以情降職自是每歲申明其制二十五年立行大司農司及營田司於江南二十八年頒農桑雜令又以江南長吏勸課擾民罷其親行之制止移文諭之二十九年以勸農司併入各道肅政廉訪司增僉事二員兼察農事提調農桑官帳冊差者驗數罰俸世祖謂侍臣任諭知民間之事想前代之君雖享富貴大德元年罷妨農不知稼穡艱難者甚多其失天下由此也之役十一年申擾農之禁力田者有賞游惰者有罰縱畜牧損禾稼桑棗者責其償而罪之至大二年淮西廉訪僉事苗

大典通考 卷六十一

辛

好謙獻種蒔之法分農民為三等上戶地十一畝中戶五畝下戶三畝或一畝築牆圍之時收采桑椹依法種植武宗善而行之三年申命大司農總挈天下農政修明勸課之令除牧養之地其餘聽民耕皇慶二年復申秋耕之令惟大都等五路許耕其半蓋秋耕之利掩陽於地中蝗蝻遺種皆為日曝死次年種必盛於常延祐三年以好謙植桑有成效風示諸道臣為式又令各社出地蒔桑苗以社長領之分給各社四年以分給不便令民各畦種之天祿二年各道廉訪司所察勤官六人情官四人

明太祖初渡江以康茂才為營田使諭之曰比年兵擾隄防賴圯民廢耕作而軍用浩繁理財莫先於務農故設營田司

巡行隄防水利之事俾高無患乾卑不病潦大祖令民每耕桑時月晨起擊之洪武中圖邱成帝出視太子從行命左右導之徧

歷農家觀其居處飲食器用還謂之曰汝知農之勞乎其所居不過茅茨草戶所服不過練裳布衣所飲食不過菜羹糲飯而國家經費皆其所出故令汝知之又命圖所歷艱難以示子孫上謂侍臣曰朕本農家祖父皆長者今圖此者後世子孫富貴易驕使觀之知王業艱難也宣宗畱意農桑得趙孟頫幽風圖賦詩揭於殿壁出見耕夫錄其語作耕夫記又作織婦詞繪圖揭於宮掖又嘗於道中以數騎往視耕者下馬從容詢稼穡事因取其所執耒三推耕者初不知上也中官語之乃驚羅拜令隨至營人賜鈔弘治初戶部尚書李敏

六典通考卷六十一

主

言天下勞苦者莫如農夫蠶婦乞勅禮部於耕藉儀注內增上中下農夫各十人服常服執農器引見行禮然後令其終畝或賜食以慰其勞賜布帝從之帝耕藉田畢宴羣臣敘坊文升厲色曰新天子當知稼穡難嘉靖十年命墾西苑隙地難豈宜以此瀆亂宸聰即斥去爲田建殿曰無逸亭曰幽風曰省耕曰省斂倉曰恆裕禮部上郊廟案盛支給之數因言南郊籍田皇上三推公卿各宣其力較西苑爲重西苑雖農官督理皇上時省耕斂較籍田爲勸請以籍田所出藏南郊圓廩神倉以供圖邱祈穀先農神祇壇長陵等陵歷代帝王及百神之祀西苑所出藏恆裕倉以供方澤朝日夕月太廟世廟太社稷帝社稷禘祫先農及先師孔子之祀從之帝命閣臣李時翟璠請幽風七月之詩賞資加等添設戶部堂官專領稼

事其後西苑宮殿毀壞無遺其舊作打稻之戲凡插種收穫以及野蔬農歌微燈諸事無不覽入康濟錄世有日月則長明人非稼穡則勿生故聖賢於耕

耨之閒諄諄告戒而立法亦無不備也憂旱之爲灾樹以區田慮水之爲害教以櫃田旁山者則曰梯田爲善臨水者又曰架田可耕圖田宜於郭外園田利於澤間管子有讀田趙過作代田此外尚有塗田沙田教無不備樹無不精昔人云漢代去古未遠高帝立孝弟力田之科深明乎乏九年之畜者適逢飢饉不足以使民無菜色也故崇本抑末不稍貶其科條而不工不商之游惰乃不得蠶食於農粟焉讀月令管子文法未嘗不善而時見飢寒之眾蓋

六典通考卷六十一

主

雖有絕妙之良規究不若愛民之司牧故惟慎選循良重農積粟息游惰敦本業則太平之休可立致也孔子曰民之所以生者衣食也上不教民民匱其生飢寒切於身而不爲非者寡矣農桑之教烏可緩乎

大典通考卷六十二

湖西閭鎮珩輯

民政考

農政耕籍

古者天子籍田千畝諸侯籍田百畝籍之取名爲說非一漢書臣瓚注云籍籍也親耕親蠶皆以身率天下先應劭則云籍者帝王典籍之常謂事可爲後法而籍記於書者也然舊幾至煩豈能蹈千畝而親耕之且帝王舉事動爲典式奚獨於籍田而云然按許氏說文云古者使民如借故謂之藉從耒昔聲通作藉韋昭云借民力治之以奉宗廟且以勸率天下使務農也自漢以

大典通考卷六十二

後人主奉行故事名雖存而實意亡明太祖有言朕數行藉田之禮惟欲使民盡力於農非僅虛文而已夫文至而實不至雖其法出自先王徒假以欺民耳豈率先天下之義哉

舍人以歲時縣種之種以供王后之春獻種縣之者欲其風氣燥達也春王當耕於籍則後獻其種也內宰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種種之種而獻之於王六宮之人夫人以下分居后之六宮者古之制也生而獻之於王後宮夫人以下分居后之六宮者古之制也其屬而耕耨王籍以時入之以共蠶盛其屬官史胥徒也其屬而耕耨王籍以時入之以共蠶盛其屬官史胥徒也春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

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元兵益而後古辰也耒耜之上曲也保介車右也置耒耜於車右與耜者之閒明已耕耨非農者也人君之車必使勇士衣甲居右而參乘備非常也保猶衣也介反執爵於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既耕而宴飲以勞羣臣也秋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藏帝藉之收於神倉祇敬必飭帝籍所耕千畝也藏祭義天子爲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耜諸侯爲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祀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爲醴酪齊盛於是乎取之祭統天子親耕於南郊以供齊盛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東郊諸侯也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祀神明此祭之道也

大典通考卷六十二

宣王卽位不藉千畝自厲王之流籍田禮廢宣王卽位不復遵古號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在器曰粢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供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龐純固於是乎成是故稷爲大官古者太史順時視土陽痺憤盈土氣震發氣厚也憤積也農祥晨正農祥晨正晨星也晨正謂立春日也日月底於天廟天廟室也士乃脈發脈發也弗震弗渝脈其滿管穀乃不殖言安也脈滿氣稷以告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陽官春官也距今九日土其俱動王其祇戒監農不易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百官也庶民甸師氏所掌司空除壇於籍地也命農大夫